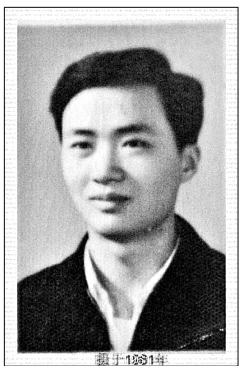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很平凡，但不平庸

○ 朱渥恩（1960届土木）



年轻时的朱渥恩学长

弹指一挥间，65年过去了。65年前，我考进清华大学土木系房01班。我们一群各地的“学霸”来到清华园，来到我国工程学科的最高学府，在这里度过了数年紧张、愉快的学习时光。

清华环境优美，条件优越，教师优秀，给我们上课的很多是国内顶尖的教授，如：教材料力学的张福范教授，教结构力学的杨式德教授，教钢结构的王国周教授，教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的陈仲颐教授。他们知识渊博、教学经验丰富。我们像海绵一样汲取知识，同时也学习做人，锻炼身体，给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清华的培养使我受益终生。

我是1955年入校，按5年学制应该在1960年毕业。后来我被选入工读班，延长到1961年夏天才毕业。毕业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，基本建设项目大多都下马了。我被分配到福建省，人事局的干部告诉我们，你们这些大学生很不好安排，如果分到某单位，该单位就要多下放一个老职

工。我最后被分配到泉州市一个不到20人的小设计室，它属晋江城建局与省建五公司双重领导，但业务与技术两边都不管。我是第一个分配去的大学生，因为设计力量很弱，管理也不规范，一直都是搞一点小项目，当年任务更是很少。这种情景与在清华时的憧憬落差太大了，我感到非常苦闷。当然，混日子也可以，反正不管在哪里大学生的工资都是同一个级别。然而，我想到了清华对我六年的精心培养，我觉得不能消沉，相信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，基本建设总会要发展的。如果混几年学校所学都忘记了，等国家再需要时却什么都不会，怎么对得起清华，怎么对得起那些教授呢？所以，我要求自己按清华校训的教导，在困难的环境下要自强不息。我不能改变环境，但我可以改变自己。

于是，我将一些简单的小工程项目当作精品来设计，不仅认真画图，还工整地写出计算书。没人要就自己装订好，收集保存。结合工程查阅一些在学校看得少的各种手册、图集及一些苏联规范，还借题发挥查阅相关教科书。不是工作需要，而是结合设计学习。业余时间，我只进行身体锻炼，从来不打牌，也不与人闲聊，总是一个人看相关书籍和资料，分门别类地摘抄了多个笔记本。我深信这些将来一定会用得上。

四年后，经过不懈努力，单位同意我调回老家。我找过湖南大学和长沙的设计院所，都没有成功，最后湖南省化工设计

院接收了我。该院有400多人，设计力量较强，管理也很规范，工程项目多半是一些支农产品，任务比较饱满。我虽然对结构设计的流程步骤比较熟悉，可以独立工作，但毕竟没有搞过较大较复杂的工程，对化工厂建筑物的很多特殊要求也不清楚，因此，我需要尽快学习新知识。我想起在清华读书时，经常早起到图书馆排队占座，然后一整天除了吃饭都是高效率的学习，晚上10点关门才离开。清华园养成的这种学习的劲头我依然保留着，通过紧张的学习，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独立开展工作了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长沙只有两台晶体管计算机，一台机器要几十平米的房间才放得下。当时要用8位制数字填表，穿孔后光电输入。我最早学会了操作，我们院的结构计算都可由我到省计算中心去计算，这可算是国内较早的计算机辅助设计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我们更是放开手脚大干快上，完成了大量设计任务，取得了一些成果，还获得了很多奖项。但在我的心中，省级设计院所完成的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都非常有限，但是作为单位的技术骨干，要想离开也不现实。于是，我就参加到全省范围和化工部的一些兼职技术活动中，争取更高的平台，参与一些更复杂的技术工作，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。在化工部就有十几个部属设计院，长沙也有7家部属设计院，可以说人才济济，我之所以最后还能跻身专家队伍，是清华大学的这张“名片”帮了我的大忙。

我从80年代初就当上了化工部建筑技术委员会的委员，每年都有活动，参加部颁规范和标准图的编写和审查，参加大的工程技术课题和大型工程项目方案的审查



二〇一〇年四月，朱滢恩学长（站立者二排左二）与同学合影

鉴定。后来不当委员了，还是不定期地被邀请参加活动，2012年还参加了《化工厂房设备基础设计规定》的改编工作。90年代初曾被评为“全国化工先进工作者”。

80年代，我进入湖南省建筑技术专家行列，经常参加各种技术课题和工程项目的讨论、审查和鉴定工作；每年代表建设厅到所属单位进行工作检查，曾是省属单位四个特批的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之一。我当过省高级职称评委，曾是全省最早六个超限（超高层）审查委员之一，获得了国务院政府津贴。

直到75岁，我才主动辞掉所有工作，这时我已经为祖国健康工作了51年。2018年，我工作了一辈子的湖南化工设计院庆祝建院60周年，评选出五个功勋奖（一等奖），我是其中之一，这是对我一生贡献的肯定。

在清华历史上，培养出了一代代行业精英，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，但与大多数清华毕业生相比，他们只是少数人，更多的是一些小人物，他们扎根基层，默

默默无闻，兢兢业业，做好本职工作，是所在单位的优秀员工。他们一生没有辉煌的成果，没有显赫的职位，也没有太大的名气，但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清华人，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我就是这些清华人中的一员，一辈子过得很平凡，也很平淡，但是并不平庸，而是非常充实。在清华毕业60周年之际，以此小文感谢母校的培养和教育。

2020年4月

铭记校训 砥砺前行

○凌桂生（1970届土建）

毕业离校50年了，回顾往事深感在每个人生关头，都是母校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的校训激励我不断前进。

一篇文章改变人生轨迹

1970年3月，清华、北大搞毕业分配试点。工宣队听说我在家乡农村有个未婚妻，就照顾我分配到了江苏省高邮县。

3月24日，我到高邮县革委会政工组报到。之后，政工组把20名各校毕业生集中起来，到各个乡镇巡回举办《打倒新

沙皇》展览。在一个月內，我们乘着几条小船走遍了高邮所有人民公社。这项光荣任务完成后，政工组召集我们公布分配方案。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，我们这个才子秦少游的家乡教师奇缺，绝大多数毕业生将到农村小学教书，而我将到最大的县属工厂——水泵厂当工人。县委常委、政工组主任顾正云作了政治动员后，组织组长李瑞公布方案。李瑞刚说完五个人的去向，顾主任接到一个电话，兴奋地说：

“这次我县办的展览很好，扬州军分区要我们立即写份总结报上去。

你们谁来写呀？”我说：

“当然是由学中文的同学写啦。”这无异于引火烧身，几个分配到边远农村的中文人才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清华高才生什么都能干，让凌桂生写最合适。”没等我反驳，顾主任就拍板了：“小凌快去写吧。你写完了再分配工作。”

我花了一下午写成，第二天上班送给顾主任看，他手一挥：“我不看了，你快拿介绍信到扬州广陵东路军



2010年校庆返校合影。前排左起：周世荃、殷步九、刘增全、王曲吉、班主任黄勇、杨科如、王坤海、高学筠、王林，后排左起：石志澄、周志生、郭玉顺、张玉良、张俊杰、凌桂生、蒋仲达、张勤冠